金史

二七



列傳第四十五　　金史一百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高汝礪　　張行信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涖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爲刺史者上親閱闕點注葢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爲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

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未幾擢爲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爲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制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臺臣亦令廻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其有所開說令省臺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廻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

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踈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又言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聞周制以歳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其閒雖兩經推排其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貧弱寡援

者抑屈而無訴況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戶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爲請囑狡獪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乏故以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姦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擾擾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稅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是歲十月上喻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戶部尚書賈執

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爲法焉壽爲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爲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爲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户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勑尚書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應詔言事者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說莫能詳盡近惟户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喻内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

者量制其罰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爲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穀價騰踊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糴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穀價自平矣上從之三年五月朝廷議從河北軍户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

户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
去其田園扶携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
過百姓見軍户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
得不揺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以情度之其不
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衛護之意亦將不
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
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
報軍户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勅尚書省曰北
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户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粮
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

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户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為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户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為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

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為
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
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尋遷尚書右
丞時上以軍户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復上奏
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蓺麥之時彼知
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户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俟
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
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户徙河南者幾百萬口
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
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

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係官閑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爲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粮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爲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户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

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户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閲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爲義軍臣即宣布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旣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爲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

擅衆長身隸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閱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爲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徵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戶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爲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閑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徧各承元戶輸租其所徵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槩動擾若恐豪

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

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興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爲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疆爲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嘗已也既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璘姚良輔於德順

原州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于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請和梁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為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較細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為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十一月汝礪言臣聞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于舊今省

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于民間科歛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户農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粮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爲者鈔法也行于國家其變無窮向者大鈔滯更爲小鈔小鈔弊改爲寶券寶券不行易爲通寶從權制變皆由于上尚何以煩民爲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効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

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爲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群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時朝廷以賈全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畀州縣别署名號以慰之汝礪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恠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寖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輙署置民户稅賦得擅徵收

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嘗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或之

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當傔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並注見闕庶幾人知勸募多所收獲上從之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建議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筭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

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稅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為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為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切為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

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構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戶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然重違高琪意乃詔集百官議于尚書省戶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荊山知開封府事溫迪罕二十

等二十六人議同髙琪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
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
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皆以爲不可上曰
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十月賜金
鼎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
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
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
畢用寳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也是月復
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丞相者
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躐遷榮祿大夫仍諭

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猶未至二品故特陞兩階十二月上復諭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爲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爲設榻耶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七月上謂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進言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

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為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為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毀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毀譽者由是群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則憩于殿下仍勑

有司設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上謂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知上以爲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爲難得若言巧心僞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爲平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方令計置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乎哀宗初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

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爲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爲人愼密廉絜能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嘿避事故爲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爲譏云

張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簽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召見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一

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邳地下宜麥稅粟許納麥
以便民上是其言令尚書省議行之崇慶二年爲左諫議
大夫時胡沙虎已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
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結
近習以圖稱譽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惟恐
爲害更甚前日況利害之機更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
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是歲九月宣
宗即位改元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
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爲儲副必下詔以告中
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冊墀還列諸

王班況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
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爲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
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
官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胡沙虎誅上封事
言正刑賞爵載胡沙虎傳又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
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用即賜召見褒顯獎
諭令其自効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爲趙將軍功爵賞
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大敵西抑強秦
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
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時方擢任王守信賈

耐兒者爲將皆鄙俗不材不曉兵律行信懼其誤國上疏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者其嚴如此今大兵縱橫人情恟懼應敵興理非賢智莫能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於是上皆罷之權元帥右都監內族訛可率兵五千護粮通州遇兵輒潰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無過賞罰使其臨敵有所慕而樂於進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後將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訛可敗衂宜明正其罪朝廷寬容一切不問臣恐御兵之道未盡也詔報曰卿意具悉訛可等已下獄矣時中都受兵方遣使請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

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
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
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
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也事勢益
急芻粮益艱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坐守以待斃
哉宜及士馬尚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往來拒戰使之
少沮則附近蓄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不日可成矣上心
知其善而不能行二年三月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上書
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鼎因奏許
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奧屯忠孝括官民粮户存

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數于
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除
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粮止兩月又奪
之將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不察也大兵在邇人方危
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深善其言
即命與近臣往審處焉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于公然
國家本欲得粮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四月遷山東東
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副使將行求入見上
御便殿見之奏曰臣伏見奧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
與胡沙虎爲黨歷數其罪且曰無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

況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即罷之上曰朕始即位進
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
右司郎中把胡魯白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二月改安武
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其一
曰楊安兒賊黨旦暮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
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槩誅夷刼其資產掠
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勑有司嚴為約
束毋令刼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姦人詿誤之
計不行其勢漸消矣其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豪多能
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

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啓釁敗事
自今郡縣闕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舊官民便安者
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
人盡其才事易以立其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
其或有之即當責以立功不宜更授他職其四曰山東軍
儲皆鬻爵所獲及或持勑牒求仕選曹以等級有不當鬻
者往往駁退夫鬻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況海岱重
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
欲鬻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八月召爲吏部尚書九
月改户部尚書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四年十二

月爲太子少保兼前職時尚書省奏遼東宣撫副使完顔海奴言參議官王澮嘗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昔漢祖陶唐唐祖老子皆爲立廟我朝迄今百年不爲黃帝立廟無乃愧於漢唐乎又云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明矣主德之祀闕而不講亦非禮經重祭祀之意臣聞於澮者如此乞朝廷議其事詔問有司行信奏曰按始祖實録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所據欲立黃帝廟黃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今乃言火德亦何謂也況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顔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以大金爲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議之

而以繼亡宋火行之絶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焉顧濬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八月上將祔享大廟詔依世宗十六拜之禮行信與禮官參定儀注上言宜從四十四拜之禮上嘉納焉語在禮志祭畢賜行信寳券二萬貫重幣十端諭之曰太廟拜禮朕初欲依世宗所行卿進奏章備述隨室讀祝殊爲中理向非卿言朕幾失之故特以是旌賞自今每事更宜盡心是年十二月行信以父暐卒去官興定元年三月起復舊職權參知政事六月眞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抵其非會宋兵侵境朝廷議

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獨上䟽曰今以遣使爲不當臣切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爲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爲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侵掠邊臣以兵却之復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遣丞相烏者行省于汴實令元帥撒合輦先爲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妻室獨以爲不可及刑部尚書梁肅銜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

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甚
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上復令尚
書省議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舊制然今日之事與昔
不同詔姑待之已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寢
語在汝礪傳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行信乃上言曰大定
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重則外降而已間有的
決者皆有為而然當時執政程輝已嘗面論其非是又有
敕旨監察職主彈劾而或看循者非謂凡失察皆然也近
日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的決以為大定故實先
朝明訓過矣於是詔尚書省更定監察罪名制史館修章

宗實錄尚書省奏舊制凡修史宰相執政皆預焉然女直
漢人各一員崇慶中既以參知政事梁瑝兼之復命翰林
承旨張行簡同事蓋行簡家學相傳多所考據今修章宗
實錄左丞汝礪已充兼修宜令參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
簡例制可二年二月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
察使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
議之際每不據正妄為異同甚非為相之道復聞邇來殊
不以幹當為意豈欲求散地故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初
內族合周避敵不擊且詭言密奉朝旨下獄當誅諸皇族
多抗表乞從末減高琪以為自古犯法無皆免者行信獨

曰事無古今但合周平昔忠孝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
行貞居山東受紅襖賊偽命樞密院得宋人書有干涉行
信事故出之其子莒時為尚書省令史亦命別加注授焉
初行信言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伏見大定間世宗勑
旨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並的決然其後三十餘年
有司論罪未嘗引用蓋非經久為例之事也乞詳定之行
信既出上以其章付尚書省至是宰臣奏自今違奏條之
所指揮及諸條格當坐違制旨者其徒年杖數論贖可也
特奉詔旨違者依大定例制可行信去未久上嘗諭宰臣
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緘默此殊非是行信事卿等具

知豈以言之故耶自今宜各盡言毋復畏忌行信始至涇即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自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及見省差買馬官平凉府判官烏古論桓端市于洮州以銀百鋌幾得馬千疋云生羌木波諸部蕃族人户蓄牧甚廣蓋前所遣官或抑其直或以勢陵奪遂失其和且常患銀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蕃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輙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于洮河等州選委知蕃情達時變如桓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疋機會不可失惟朝廷亟圖之又曰比者

沿邊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聖恩願出死力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以爲常臣所未諭也大定間嘗立送宣禮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數後竟停罷況今時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止遷散官者亦不免饋獻或莫能辦則斂所部以應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軍士效死立功僅蒙恩賞而反以饋獻爲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參以時務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無傷大體則上下兩得矣又曰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爲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尚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

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屢費是大不然夫重吏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裁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順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粮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即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上多採

納焉元光元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內觀察使二月改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內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即位徵用舊人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遊嵩山嘗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此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輙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及薨之日雖平昔甚媢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凡行簡

爲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爲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
當世未之有也

贊曰高汝礪提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爲大夫士
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蹇諤言無避忌然一
遷政塗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爲
眞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
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
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槩見於斯矣

列傳第四十五

列傳第四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奉　敕修

胥鼎　侯摯　把胡魯

師安石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年尚書省起復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為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閑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

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爲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爲泰定軍節度使兼兖州管内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衆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升職以勸奬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户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衆四月拜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爲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内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

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為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勑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為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

之平陽以代爲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
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
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
況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
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巳移
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
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
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副予
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設方畧退兵進官一階十月鼎上言
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兇悍盜竊亡命之徒

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爲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爲用上從之四年正月大兵畧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預張文牓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續至者又六千餘俱令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于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焉且遣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

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荐熟猶常籍陝西河南通販物斛況今累值兵戎農民寖少且無雨雪闕食爲甚又解州屯兵數多粮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蝻而餽餉所須徵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爲盜

發蓋絕無而僅有爲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
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懸
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
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
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斃
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
於強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嶺棲巖諸隘戍卒幾四千今兵
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
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遏舉一事而獲二利
臣敢以爲請詔趣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寖少而兵戍

益多是以每歲粮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制奏行焉又言交鈔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徵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然陜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其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啓釁端時以河北寶券商旅賫販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

用因鼎有言罷之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爲三等臣即
檄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
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
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
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
國家粮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況潞
州北即爲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
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
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
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

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耀窺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畧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陜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陜州行院及陜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所以禦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踰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趣迎擊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須

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爲恨明勑將帥若京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畧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陜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儻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

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
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
遣遙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併力禦之
且慮北兵挽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略司相與會兵以
爲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鼎復上
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東老
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揺竊慮有司妄
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儻復
誘此失職之衆使爲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
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爲防閑庶幾不至生釁上從

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爲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爲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

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筭鼎巳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悃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秦和閒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爲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閒差役重繁寖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揺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乗

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粮繕修營壘十年于兹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况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

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爲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粮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爲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

儲蓄至于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蟇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虢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

援易爲力也制可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况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筭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既有減定資歷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禦邊

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于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時元帥內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

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詔諭承裔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上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諭之鼎嘗薦把胡曾以為過已遠甚欲以自代胡曾固佳至于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遷官一階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內止留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為此舉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左都監完顏閭山乃言嘗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詔從鼎便宜規畫是時

大元兵大舉入陜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尋又遣喻曰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一中覆徒爲逗遛也四年進封温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爲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鼎及左丞賈益謙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用或闕爲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其悉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勑宰相曰前平

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詣四人者諭意焉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爲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爲恢復惟陛下圖之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

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于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荅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爲嫌避且君臣均爲一體朕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爲過計況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

敢退是年七月薨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爲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進士入官慷慨有爲承安間積遷山東路鹽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課增四分特命遷官二階八年七月追官一階降授長武縣令初摯爲户部主事與王詵規措西北路軍儲以代張煒摯上章論本路財用不實至是降除爲貞祐初大兵圍燕都時摯爲中都麴使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擢爲右補闕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丞李迥秀分詣西

山招撫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紫荆等關俄遷行六
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簽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以謂今車
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爲本倈摯
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粮事無不克可
升爲尚書以總制永錫慶壽兩軍於是以摯爲大常卿行
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之摯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
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往往不遵條
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
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爲不衆然而弗克
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援稍見

小卻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粮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耳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弊

應給不前復遣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爲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諜者間摯摯恐爲所陷上章自辯詔諭之曰卿

朕素知豈容間耶其一意於職無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權參知政事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先是摯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爲要地而貞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有是命十一月入見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復行省于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是時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

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爲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爲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尚書省行之時紅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僞宣徽使李壽甫訊之則云其衆皆楊安兒劉二祖散亡之餘今復聚及六萬賊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稱大漢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又破

邳州碙子堌得船數百艘近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跨河為亂摯以其言聞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實有此謀遂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以招誘之若不從即率兵捕討興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兖等州土賊並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遙授棣州防禦使完顏霆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帥石花五夏全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是年冬陞資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嗷實可哀卹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

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
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
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
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
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
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曰民饑且死而尚為次第
何耶其令速放之四月招撫副使黃摑阿魯答破李全於
密州初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
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默白招撫副使黃摑阿魯答願為
內應阿魯答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時李全暨其

黨于忙兒者皆在城中聞官軍且西來全潛逸去忙兒不知所爲阿魯荅馳抵城下鼓譟逼之賊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餘賊四千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所獲軍實甚衆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諭摯曰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相職而往來山堌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中摯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然承聖訓敢不奉行擬駐兵于長清縣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上恐分其

兵粮乃詔權移邳州行省九月摯上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户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歎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況於臣者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勢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詔施行之是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

于轉輸奏乞遷于内地詔聞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爲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粮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喻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粮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以爲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廩將乏扇其軍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懼禍及己遂與同謀因結宋兵以爲外應摯聞即遣兵捕之訊竟具伏

汝霖及戩并其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户戚誼等皆就誅至是以聞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焉十月以裏城畢工遷官一階四年七月遷榮禄大夫致仕天興元年正月起復爲大司農四月歸大司農印復致仕八月復起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摯摯知其謀遂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爲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十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

園亭蔡水濱曰與耆舊讌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為大兵所殺摯為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把胡魯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議大夫擢為御前經歷官上面諭之曰此行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三年十一月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元年三月授陝西路統軍使兼前職二年正月召為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國家

取人惟進士之選爲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竊見今場會試考官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舊制詔付尚書省集文資官雜議卒依泰和例行之是月拜參知政事六月詔權左副元帥與平章胥鼎同事防秋三年六月平涼等處地震胡曾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災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納之遣右司諫郭著往閱其迹撫諭軍民焉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時陝西歲運粮以助關東民力寖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爲便五年正月朝議欲復取會

州胡魯上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況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刼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粮決不可辦雖復取之慶陽平涼鳳翔及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于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詔付省院曰其言甚當從之可也三月上言禦敵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州郡置帥府

者九其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隅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沿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是年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顏合達元帥納合買住禦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魯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由是惡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罷參知政事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於是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寔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爲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

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内外安矣不報六月召為大司農既至汴遂上言曰邇來羣盜擾攘侵及内地陳潁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闊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動計數百驅牛焚舍恣行剽掠田穀雖熟莫敢獲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已遁叢薄深惡復難追襲則徒形跡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為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卿頃為大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賦役多

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司農官既兼採訪自今其令禁止之初胡魯拜命曰廵護衛紹王宅都將把九斤來賀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當遊執政門胡魯亦不當受其賀請併案之於是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擅出繫囚此自人主當行非臣下可專人茍有言其罪豈特除名朕爲卿地因而肆赦以弭衆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直氣故復曲留公家事但當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爾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進拜尚書右丞元光二年正月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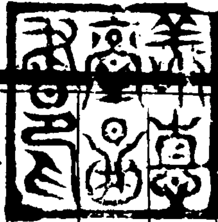
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共議之尋遣胡魯往陜西與行省賽不合達從宜規畫焉哀宗即位以有用立功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爲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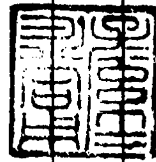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承安五年詞賦進士爲人輕財尚義初補尚書省令史適宣宗南遷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表託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爲樞密院經歷官時哀宗在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

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
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上所
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内足以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
敵人之鋭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
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
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粮餉
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爲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
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
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
不實決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爲同簽樞密院

事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書右丞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死上甚悼惜之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胥鼎侯摯守禦于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列傳第四十六



丸

列傳第四十七　　金史一百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　奉

勑修

完顏素蘭　陳規　許古

完顏素蘭一名翼字伯揚至寧元年策論進士也貞祐初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權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燕都既而召之素蘭以爲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可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

名太子從七月車駕至汴素蘭上書言事略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疎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荅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効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輙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曰國家

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爲社稷之計宫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爲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乏故使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三年正月素蘭自中都計議軍事廻上書求見乞屏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爾近以游茂因緣生疑間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密也尋召至近侍局給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見之悉去左右

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和在焉素蘭奏曰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衰亂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紀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勦滅朝廷乃令移剌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於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輒拒不受不臣之狀亦顯矣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帥府國家付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養叛賊之姦不知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自外風聞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

誠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劉温云所差人張希韓至自南京道副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隸大名行省勿復遵中都帥府約束温即具言於帥府然則罪人與高琪計結明矣上頷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勳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胡沙虎蓋出無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姦黨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高琪言乣軍不可信恐終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乣軍為變以黨人塔不也為武寧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

無成則復以爲武衛軍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高琪之姦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敢忤然内外臣庶見其恣横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剸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顧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禄不敢偷安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勲舊乞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左丞彖多以留

後事足矣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無相惡耶素蘭曰福興
豕多同心同德無不恊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
素蘭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
上曰朕徐思之素蘭出上復戒曰今日與朕對者止汝二
人慎無泄也厥後上以素蘭屢進直言命再任監察御史
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
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别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
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
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
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吏劣則爲患

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闕選法案資品爲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時哀宗爲皇太子春宮所設師保贊諭之官多非其人於是素蘭上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于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爲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

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儻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稱善未幾擢爲内侍局直長尋遷諫議大夫進侍御史興定二年四月以蒲鮮萬奴叛遣素蘭與近侍局副使内族訛可同赴遼東詔諭之曰萬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當得其詳然宜止居鐵山若復遠去則朕難得其耗也又曰朕以訛可性頗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當詳議之素蘭将行上言曰臣近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事聞以詔書付行省必蘭出若令行省就遣諭之不

過鄰境領受恐中間有所不通使聖恩不達於高麗高麗亦無由知朝廷本意也况彼世爲藩輔未嘗闕臣子禮如遣信使明持恩詔諭之俱糧開市二者必有一濟苟俱不從則其曲在彼然後别議圖之可也上是其言於是遣典客署書表劉丙從行及還授翰林待制正大元年正月詔集羣臣議修復河中府素蘭與陳規等奏其未可語在規傳是月轉刑部郎中時南陽人布陳謀反坐繫者數百人司直白華言於素蘭曰此獄詿誤者多新天子方務寬大他日必再詔推問比得昭雪死於㨗笞之下者多矣素蘭命華及檢法邊澤分别當死當免者素蘭以聞止坐首惡

及擬僞將相者數人餘悉釋之八月權戶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農卿俄改司農大卿轉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權元帥右都監參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幾遷金安軍節度使兼同華安撫使既而召還朝行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素蘭浴官以修謹得名然苛細不能任大事較之輩流頗可稱自擢爲近侍局直長每進言多有補益其居父喪不飲酒廬墓三年時論以爲難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爲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參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獲不次之用遂自請鎭撫河北陛下遽授以執政蓋欲

責其報効也既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名還闕自當辭避乃恬然安居至於按閱倉庫規畫摧酤豈大臣所宜親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之人士不選練冗食猥多守令貪殘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則當日夜講求其故啓告陛下者也而摯未嘗及之伏願陛下特賜省察量其才分別加任使無令負天下之謗不報又言警巡使馮祥進由刀筆無他才能第以慘刻督責爲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即罷祥職且諭規曰卿知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四年正月上言伏見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艱食人心不安昔秦晉爲讎一遇年

饑則互輸之粟今聖主在上一視同仁豈可以一家之民
自限南北坐視困餧而不救哉況軍民効死禦敵使復乏
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揺爲害不細臣謂宜於大陽孟津等
渡委官閲視過河之物每石官收不過其半則富有之家
利其厚息輻湊而往庶幾公私俱足宰執以河南軍儲爲
重詔两渡委官取其八二以與民至春澤足大兵北還乃
依規請制可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歲河北紅襖
盜起州遣節度副使紇石烈鶴壽将兵討之而乃大掠良
民家屬爲驅甚不可也乞明勑有司凡鶴壽所虜俱放免
之餘路軍人有掠本國人爲驅者亦乞一體施行庶幾河

朔有所係望上恩無有極已事下尚書省命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隱匿者坐掠人爲奴婢法仍許諸人告捕依令給賞被虜人自訴者亦賞之四月上言河北瀕河州縣率距一舍爲一寨籍居民爲兵數寨置總領官一人並以宣差從宜爲名其人大抵皆閑官義軍之長偏裨之屬尤多無賴輩徼逐宴飲取給于下日以爲常及敵至則伏匿不出敵去騷擾如初此輩小人假以重柄朝廷號令威權無乃太輕乎臣謂宜皆罷之第委宣撫司從宜措畫足矣制可七月上章言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

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爲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即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邉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没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爲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况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已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

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即聽樞府專行至于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爲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爲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閤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爲省部所差有終

任不覩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為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為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無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荅天意昔衛文公秉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纔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

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
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為土寇所擾獨河南
稍完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
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
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者天必降福切
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
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
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
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
帝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禁

戢明金服餙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
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
南陜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荐饑行賑濟則倉廪懸之免
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
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
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況縣令之弊無甚于今由軍衛
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
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濫易其疲軟然代
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勑尚書省公選廉
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請縣令之選及責隨

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計比者徙河北軍户百萬餘口于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斂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羣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衆坐糜廩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

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將去留從其所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强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為便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

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勳勞朝授一官暮升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爲尋常之具功賞爲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勳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入資內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于太驟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殁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

取士爲相四夷交侵拔卒爲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託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裒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卒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頓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自千户而上有萬户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户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户

謀克之下有蒲輦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爲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户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户五千户爲一萬户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户者悉罷省仍勑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

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户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户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藝爲衆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閲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于坐作進退之節至于弓矢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柰何朘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

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爲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别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强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爲分别不使混淆耳上覽書不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諸事謂所言多不當

於是規惶懼待罪詔諭曰朕始以規有放歸山林之語故
令詰之乃辭以不識忌諱意謂朕惡其言而怒也朕初無
意加罪其令御史臺諭之尋出爲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
元年召爲右司諫數上章言事尋權吏部郎中時詔羣臣
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等言河中今爲無人之境陜
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
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從之未幾坐事解職初吏部尚
書趙伯成坐銓選吏員出身王京與進士王著塡開封警
巡判官見闕爲京所訟免官規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
補闕十二月言將相非材且薦數人可用者二年正月規

及臺諫同奏五事一乞尚書省提控樞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簡留親衞軍三汰冗軍減行樞密院帥府四選大臣爲宣撫使招集流亡以實邊防五選官置所議一切省減略施行之四月以大旱詔規審理冤滯臨發上奏令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燮理者當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爲也十一月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面諭曰宋人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當識此意規進曰帝王之兵貴

於萬全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一出兵頭須爲白
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羣臣諭以陝西事
曰方春北方馬漸羸瘠秋高大勢併來何以支持朕已諭
合達盡力決一戰矣卿等以爲如何又言和事無益撤合
輦力破和議賽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輟乎餘皆無言規
獨進曰兵難遥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官近年又
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言未終烏古論
四和曰陳規之言非是臣近至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
監察御史完顏習顯從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規對
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

彼難從猶可以激厲將士以待其變上不以為然明日又令集議省中欲罷和事羣臣多以和為便乃詔行省斟酌發遣而事竟不行十月規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劾同判大睦親事撒合輦諂佞招權納賄及不公事由是撒合輦竟出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與大節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為近臣牽制不得專輒二近侍送宣傳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可一切禁絕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上嘉納焉初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名壽孫問曰曾令陳規輩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省大小事不敢為外人

言况親被聖訓乎上因嘆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
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宫中舉事上必
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耳挺然一時
直士也後出爲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
文詩亦有律度爲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於學問至老
不廢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
論及時事輒憤惋蓋傷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後諫官稱許
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金
知友爲葬之子良臣
許古字道真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

詞賦進士第貞祐初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于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爲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爲臣子者食禄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顒望朝廷整訓師徒爲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户河南彼既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爲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

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荅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爲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

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爲將者亦必以天下爲已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爲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藉一切爲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

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爲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既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爲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緩

急征討必由于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粮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疎賤之人況在百僚豈無為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勑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詔付尚書省略施行焉尋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無何轉右司諫時丞相髙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司諫抹撚胡魯剌上言曰禮義廉耻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禄所以馭

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為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為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為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 何耻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為不可遂寢四年以右司諫兼侍御史時大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曰兵

踰關而朝廷甫知此盖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閿鄉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遇敵必走我衆從而襲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賢所令古等領其事興定元年七月上聞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獲僞檄辭多詆斥因諭宰臣曰宋人構禍久矣朕姑含容者衆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應卿等其與百官議於是集衆議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

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將恃我爲屏蔽雖時跳梁討必不敢深入其侮嫚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爲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顧亦未晚也時預議者十餘人雖或小異而大略則一既而丞相髙琪等奏百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此上策也上然之時朝廷以諸路把軍官時有不和不聽更相訐訟古上言曰臣以爲善者有勸惡者有懲國之大法也苟善惡不聞則上下相蒙懲勸無所施矣上嘉納之古以朝廷欲舉兵伐宋上疏諫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

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劾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散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賚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僞爲歸附以見丘崇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其可不務乎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

兵之期殆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則大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上是其言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監察御史粘割梭失劾權貨司同提舉毛端卿貪汙不法古以詞理繁雜輙爲删定頗有脫漏梭失以聞削官一階解職特免殿年三年正月尚書省奏諫官闕員因以古爲請上曰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

趨名之後拜左補闕八月削官四階解職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長溫敦百家奴暨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於丹以避兵鋒州民重遷遮道控訴百家奴諭以天子恐傷百姓之意且令名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則必見強也陋謀入州署索百家奴殺之胡撒合畏禍矯徇衆情與之會飲歌樂盡日衆肩舁導擁讙呼拜謝而去既還詔古與監察御史紇石烈鐵論鞫之諭旨曰百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賣也其閱實以聞奧屯胡撒合既下獄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頗寬縱之胡撒合自縊死有司以故出論罪遂有是罰哀宗初即位名爲補

關俄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爲詩及書然不爲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天興間有右司諫陳岢者遇事輒言無少隱上嘗面奬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請戰一書尤爲剴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赤盞合喜等沮之策爲不行識者惜焉岢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

士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爲志而其所爲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爲相君臣之間務行寛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顔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爲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金史一百十

四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修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恒皆贈官于朝雲翼天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

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見章宗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歸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其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四年

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士兼修

國史知集賢院事兼前職詔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
卿遇事敢言議論忠讜故特留之時右丞相高琪當國人
有請榷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户部尚書高夔
等二十六人同聲曰可雲翼獨與趙秉文時戩等數人以
爲不可議遂格高琪後以事譴之雲翼不卹也二年拜禮
部尚書兼職如故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
交病者相籍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
吏部尚書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
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奏曰賞罰
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録以勸將來是年九月上召雲翼

及戸部尚書夔翰林學士秉文於内殿皆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説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彊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以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達遂掌機務哀宗即位首命雲

翼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正大三年二月復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戶部司農足以辦之樞密專制軍政蔑視尚書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明年設益政院雲翼爲選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時講尚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鑑萬年録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之際

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

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朝廷以雲翼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謚文獻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其待人則寛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其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乃建言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

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彊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彊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

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乣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禽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没宣宗責諸

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十有一人爲游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兵所迫奔入於河爲逭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寃獄而不及陜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司天有以太乙新歷上進者尚書省檄雲翼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縣象賦

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著藏于家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贇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

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至先掊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爲政一從寛簡旬月盜悉屛跡歲飢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大安初

北兵南嚮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

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

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真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坐縻廩祿爲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

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寳券滞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巳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絶臣愚以爲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踈而詞藻頗麗擢爲

第一舉人遂大喧譟愬於臺省以爲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爲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愼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説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

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曰以時事為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開興改元詔閭巷閒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積官至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為一編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

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録一十五卷所
著文章號滏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
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
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欝頓
挫字畫則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
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爲人至誠樂易
與人交不立崖岸未甞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
養如寒士楊雲翼甞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
年頗以禪語自污人亦以爲秉文之恨云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

有足傳雲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
庭筠之累秉文所爲兹事大愧高允

韓玉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錫仕金以濟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凉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

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絶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褁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貲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公直一軍行有日矣將有違約國朝人有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便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

之遂寘極刑公直曾爲書約王王不預知其書乃爲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王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即實其罪王道出華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馮壁字叔獻眞定縣人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大學生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奏留校祕書未幾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民殊苦之

璧白漕司即日罷之民大悅四年調鄜州録事明年伐蜀行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蜀人守散關不下金兵殺獲甚衆璧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旨相戾乎主帥憾之以璧招兩當潰卒璧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其家軍士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璧以朝旨慰遣之及還主帥嘉其能奏遷一官五年自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轉太學博士至寧初忽沙

虎弑逆遂去官宣宗南遷壁時避兵東方由單父渡河詣汴梁時相奏復前職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壁攝監察御史汰逐之總領撒合問冒劵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所至争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士欲謀變本温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於是密院奏以壁代本温竟其事壁馳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還奏之壁責以大義將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與臺官行關

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等十數人自是權貴側目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兵南伐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絶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璧佩金符鞫之璧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爲言璧怒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壯之十月改禮部員外

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華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方飢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姦贓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人不為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

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冦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璧嘆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冦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即具所擬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璧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寃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僚承望風旨問璧何以處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議擬爲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南陝西有唇亡之憂以彼宗室勲貴故使鎭之平居無事竭民膏血爲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

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以無寃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到官即上章乞骸骨進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年七十有九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絶人遠甚故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辟行臺令史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

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脩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後朝廷録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獻甫處之常若有餘縣民賴之以安入爲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

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廵使死於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章號天倪集留汴京獻甫死其家亦破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傳于世

雷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于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爲辯之且賙䘏焉後從李之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賦進士甲科調涇州録事坐高庭玉獄幾死後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爲重自行臺以下皆摩撫

之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閭巷間多畫淵像雖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尋遷東阿令轉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雷半千坐此爲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起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户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正大庚寅倒廻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

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然亦不能變也爲文章詩喜新奇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賓客甚豐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鋭擊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爲神明嘗擅笞州魁吏州檄召之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定初召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荊王爲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荊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

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震爲人剛直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與及爲御史臺綱大振以故小人側目者衆不能久留於朝士論惜之

贊曰韓王馮璧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郊涇之變王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

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爲御史權貴欽避古之國士何加焉玉以疑見寃璧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縱馮雷然亦以群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列傳第四十八





